園地公開，投稿請至：takungpage1902@gmail.com

《枇杷山上英雄血》

閑旅人 陳劍梅

上世紀五十年代粵劇界老倌們發揮互助精神，憑創意和毅力，使得首度開山的劇目《枇杷山上英雄血》成為典範。如今疫情肆虐，業界重演此劇，意義更深。香港的疫情第三波爆發之前，我剛好觀看粵劇界臨時組織的「兄弟班」之演出。這是一次溫馨的業內同行互助之舉，深感人間有情。

從農曆新年至今，大小戲班的演出及神功戲都取消了，粵劇界的台前幕後，無論是演員，還是技術人員以及樂師，幾乎完全沒有工作，當中不乏生計出現問題的人。於是老倌們發揮互助精神，仿效前輩的做法，在疫情反覆的當下，此前開鑼演出兩個經典劇目，包括李少芸所編的《枇杷山上英雄血》，目標是把疫情影響下有限的票房收益，先分給戲班的兄弟，老倌們不計較餘下多少，最後再支取。如今這個「兄弟班」的台柱有粵劇名伶羅家英、龍貫天及南鳳，他們都繼承了戲班的優良傳統，與同行兄弟有難同當，有福同享。其他成員還有陳鴻進、黎耀威、陳詠儀、鄭詠梅等。

當年的「兄弟班」情況又如何呢？一九五四年正值本地及海外電影業蓬勃之時，本地戲班發展面臨極大挑戰。粵劇蕭條之際，李少芸參與創辦的新景象劇團，以兄弟班的形式經營，讓失業的戲班子弟有活可幹。《枇杷山上英雄血》就是這樣開山的，並在普慶戲院首演。當年的台柱，包括有麥炳榮（飾關文虎）、余麗珍（飾程小菊）、盧海天（飾關文舉）、譚蘭卿（飾關夫人）、靚次伯（飾關大朋）、衛明珠（飾趙冰霞）、關婉芬（飾關靜宜）。

《枇杷山上英雄血》以傳統南派藝術見稱，糅合了北派的戲曲元素，頗有新鮮感，主角亮相隨即震懾人心。主角是一名年輕將軍，經歷家庭與親人關係的巨變，場場處於情緒高點。文武生羅家英飾關文虎，身經百戰，父親角色是元戎，武生飾演，訓戒年僅十九的文虎，不要做自負的英雄，卻是忠言逆耳。在勇敢剛烈的性情影響下，文虎產生誤解，帶着偏執，引起一連串火爆的戲劇場面，分分秒秒扣人心弦。主角決意拂袖而去，離開冷漠家庭。匈奴迫近，文虎決定再戰沙場，不勝不還，遇敵軍火攻埋伏，樵樓三次鼓催，古腔演繹，又有傳統困谷排場，十分精彩。結果戰敗，後來文虎成為江洋大盜，劫富濟貧，回家希望帶走情人小菊，驚聞愛人已嫁親弟。故事繼續發展，文虎與父母抗爭，意圖奪嫂殺嫂。後來將軍悔過，其人物造型及氣勢，不遜於莎劇羅密歐，有過之而無不及。

劇終之前，敵軍再度壓境，為兄者還是放下妒火，捨身救弟受箭傷。劇中主人公悔過，又帶出中國傳統的中庸之道，同時兼具正反兩面人生教材的價值。一九六二年珠璣導演的粵語片《打死不離親兄弟》，也是改編自此劇，由麥炳榮及鳳凰女主演，保留更多南派戲曲元素，彌足珍貴。

曹禺的紐約講演

文化什錦 海龍

今年是中國著名戲劇家曹禺先生誕辰一百一十年。曹禺二十三歲時寫出震驚世人的《雷雨》，成了中國現代話劇的經典。

一九四六年曹禺曾經被美國國務院邀請赴美講學及文化考察一年。在美期間，他從西到東觀摩了大量美國戲劇和各類演出。同時，他也參觀了高校，會晤了不少文藝界人士和導演、表演藝術家。更重要的是，曹禺還進行了一系列學術講演，以他在紐約市政廳的發言為代表。在這些講演中，曹禺系統地向西方民眾介紹了中國現代戲劇發展史以及話劇在中國抗戰中的巨大作用等主題。

遺憾的是，當年曹禺在美國具體講了些什麼卻一直沒有原始記錄和英文講稿發現。隨着近幾十年中國現代戲劇史研究的發展，當年曹禺講演的內容越來越被文學史家關注。研究界皆知曹禺有過這份重要講演，但大都沒見過它或未知其詳。甚至著名的曹禺研究專家、傳記作家都對其內容不甚了解；《曹禺全集》等文集中對這篇重要文獻都失收。這不止對曹禺研究是個缺陷，而且對研究中國話劇史乃至現代文學史也是個遺憾。

最近，筆者終於從美國陳年報刊文獻中發現了當年曹禺講演的原文並翻譯了出來。這是曹禺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應邀在紐約市政廳作的重要講演，它的內容很長，大約有一萬五千字。整個講演除了導論，分為「現代戲劇的革命性發展」、「新劇的功能」、「王寶釧」、「舊戲的局限」、「現代話劇的興起」、「易卜生和西方反叛文學的影響」、「中國的小劇場團體」、「抗戰與話劇」八個部分。

曹禺講演深入淺出，是第一次真正由一位中國戲劇家向西方世界介紹中國的話劇。曹禺知道他面對的聽眾對中國話劇認識較淺，所以他由淺入深從介紹中國舊戲入手漸漸談到中國的社會變革和文學革命，最後探討話劇起源和發展史、它在社會啟蒙和反帝反封建大潮中的意義等。由於曹禺本人就是著名的戲劇家，他中英文俱佳，現身說法，所以講演效果非常好。

曹禺的英文講稿遣詞造句準確典雅，容易打動西方讀者。為了打動西方聽眾，曹禺的演講入鄉隨俗，從古希臘戲劇到美國當代話劇和百老匯演出，他學識淵博旁徵博引了近三十位歐美劇作家，讓聽眾享受了一場戲劇饗宴。

曹禺當年在紐約市政廳講演稿被遺忘七十多年的原因有一些客觀因素。當年曹禺的講演文刊登在紐約出版的《National Reconstruction Journal》雜誌第七卷第一期（一九四六年七月號）上，署名萬家寶（WAN CHIA-PAO）。因為這份刊物是早年美國人杜威、孟祿和華人學者胡適、郭秉文等創建的非營利文化機構華美協進社的社刊，其發行量受局限，一般圖書館較少收藏；而且此文用曹禺本名發表，較易被一般學者疏忽。這次筆者得見原文，可以看見此期曹禺文章上還有鉛筆批改的痕跡，有可能是曹禺本人或其友朋閒讀它時的標痕。而筆者有幸重新發掘並將其迻譯成中文應該是一項填補空白的工作；希望這項工作對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能有積極的意義。

芬芳金銀花

客居人語 姚船

夏天，百花齊放。

嬌艷牡丹和傲雪梅花應是不少人的最愛。一曲民歌《茉莉花》唱遍大江南北，使清純潔白的茉莉花變得家喻戶曉，也人見人愛。茉莉花的香氣清幽，確實誘人。不過，有一種觀賞及藥用的花，其香味可媲美茉莉，那就是金銀花。

金銀花在盛夏陽光下怒放。起初，一條條密匝匝的花苞呈綠色，然後變為乳白。綻開時，花瓣似半張開的手掌，四小片挨在一起，另一片像拇指般獨立。一束細長的花蕊盡情吐出，十分雅緻。那花朵，一簇簇相擁，有的素白，有的金黃，黃白相間，煞是好看。裊裊清香，隨微風輕輕襲來，沁人肺腑，真是花不醉人人自醉。

金銀花屬忍冬科，又名忍冬藤、鴛鴦草、雙寶花。別聽它名字有金有銀財大氣粗，其實它對生長條件要求不高，容易種植。只要求陽光充足，不嫌土壤貧瘠、水分少。在一般環境下，有太陽光顧，它就頑強左生右闖，攀欄附架，長出密麻麻的葉。而且它既耐旱又耐寒，冰天雪地，綠葉脫盡，只剩下乾癟的藤蔓，但等到明年春天，它又很快長出嫩芽新枝，一場春雨一片綠。

金銀花，也並非浪得虛名，全身是寶，莖、葉和花功效相同，有清熱解毒、通經活絡、抗菌抗病毒功效。大部分感冒、消炎的中藥方都有金銀花，被譽為「中藥抗生素」。夏日炎炎，暑熱難耐，抓一撮金銀花，加一把杭菊，煮成涼茶，全家消暑清熱，人人神情爽朗。

雖然原產地在中國及東南亞，但歐美一些地區也有金銀花，名曰Honeysuckle。西方人並非拿它入藥，主要是觀賞。除了利用其攀藤，在花架纏繞或作圍籬，因其黃白兩色亮麗，又有淡淡香氣，常用在佳饌擺盤點綴，或裝在雅緻小碟，放在衞生間，讓其清香繚繞。

幾年前，我在朋友處挖了幾條連根的金銀花藤，約一呎長，分別種在與鄰居相隔的圍欄邊，想不到它生長速度非常快，隔年就能開花。現在不單繁花纍纍，而且在鐵網上織成兩片惹目的「綠籬」。這些天，正是花兒盛開期，芬芳撲鼻。每天早上，我和內子就忙着「採花」。其實，採的不是已開的花，而是摘下飽滿變為白色的花苞，然後放在陽光下曬乾。連續多天，滿以為摘下了很多，誰知去掉水分，剩下的還不足四分之一。物質收穫往往與期望相去甚遠，但汗水換來的內心滿足和喜悅，卻是難以衡量的。

剛曬乾的金銀花，仍有淡淡花香，拿來泡茶最為合適。浸潤片刻，色不濃，味不嗆。一杯在手，緩慢品嘗。聞着，幽幽的香氣；喝着，淡淡的苦澀，然後，又有點回甘。我想，這也許就是人生的寫照吧。

維港紅帆

HK人與事 厲放

多年前，從我寫字樓的辦公室望去，窗外波光粼粼的維多利亞港，漁輪、渡輪、客輪、豪華郵輪，徑向往來。豁然，一艘「紅帆船」悠然飄來，木製的船體和火紅的帆布為碧海藍天的維港增添了一抹濃烈熱情而又古樸浪漫的氣息。

昔日之香港，只是一個小小的漁港。維港曾經常有打魚謀生的帆船航行，攜帶着大海的魚腥。但時至今天，維港兩岸，高樓林立，現代化氣息撲面而來，所有國際大都市的璀璨，東方明珠皆一應俱全。這隻古董般的中式帆船游弋期間，恰似香港百年變遷的小小註釋。

她是「鴨靈號」——一艘有六十多年歷史的木製觀光船，亦是香港現存歷史最悠久的原裝中式三帆帆船。

何為中國帆船？她是中國獨創的帆船類型，相傳於公元前二百年的漢朝已經存在。中國帆船於十五至十七世紀中，大量出現於中國近海。其間明朝特使鄭和的船隊，亦是經過改良此類船隻，遍遊東亞、南亞，遠達非洲。後來經過採納西方造船技術和船體設計，改良及演變後，至二十世紀初仍然活躍於中國近海，多用來貿易及運載。

「鴨靈號」起源於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傳統的三帆中式帆船，總重五十噸、長度為十七米，船身形狀遠望像一隻鴨子，當時船主希望賦予船一個靈魂，因此取名為「鴨靈」。

船帆分為頭帆、主帆和尾帆。其中頭帆和尾帆都可由一名船員用人手拉繩升帆，但位於船中心、重達一千公斤的主帆則至少需要三名船員在船頭位置合力使用傳統木造手攪式滾輪才可拉起。

風帆的構造為帆布和大理竹，傳統漁船式作業的風帆染料顏色多以棗紅色為主，對漁民寓意吉祥。「鴨靈號」整體都是以梢木和柚木為原材料，特別是支撐主帆的木柱淨高八米，是工匠以原木製成，極為珍貴。有別於現在的西式船隻駕駛室位於中間或船頭，「鴨靈號」船長的駕駛室位於尾部的高處位置，因為這種舊式漁船的船長需要觀察風吹動風帆的方向作出調整，留意所有船員的活動並給予工作指示，可謂「眼觀六路、耳聽八方」。

◀「鴨靈號」是傳統的三帆中式帆船 資料圖片

「鴨靈號」曾是漁民的謀生工具。她在澳門的船廠建造並作為漁船，在香港海域、珠江口甚至海南一帶捕撈蝦和蟹等。但進入二十世紀末，香港漁業日漸式微，經濟邁向工業化和商業化，打魚為生無以為繼。自然，這種舊式漁船與日漸少。

直到一九八五年，法國人Pierric Couderc買了「鴨靈號」。他花了近三年的時間來恢復「鴨靈號」原來的經典面貌，及後，一家英國公司於二〇〇五年購買了「鴨靈號」，並進行維修保養和加設引擎驅動，用作維港觀光遊覽。

二〇一四年，因船主移居海外，「鴨靈號」缺乏打理和維修，最終沉沒於香港島南端的香港仔海底長達三個多月。二〇一五年，一位香港人從本地漁民口中得知「鴨靈號」沉船的消息後覺得極為可惜，希望可以拯救這條船，讓「鴨靈號」重新航行於香港海域。於是在得知舊船主無意繼續經營此船後，「鴨靈號」獲得轉讓，並煥發新生。

今日，「鴨靈號」是香港的十大旅遊景點之一，也是中國十大古帆船之一，是香港昔日作為漁港的代表性象徵，還被製成明信片，廣為流傳。

不知在高樓此起彼伏，華燈璀璨的維港，看到這艘古董船鼓滿的紅帆，你是否感覺穿越到上世紀六十、七十年代的維多利亞港，要知道一百五十年前縱橫香港水域的就是這種典型的中式帆船。對她，難免生發出一番感慨和詩情。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九日，上蒼似乎有意要為這個四年一次的日子留下些什麼。這一日，香港碧空萬里，海面千舟競帆。我舉目四望，海天一色處，點點白帆影，豁然一葉棗紅，躍然水面。好一幅維港千帆氣象，百舸爭流，爭相奮進，唯有一隻紅帆高懸的木船，緩緩而進，自信從容，優雅地飄浮在藍天之下，似乎在向世人昭示這是她一百五十年來馳騁的海域，又似乎在為璀璨的東方明珠增添濃烈又古樸的一筆。

「此時此刻，此情此景，四年之後，可否再見？」

「會，一定會。天佑香港。」身邊的香港朋友立刻說。

「對，天佑香港。」我相信。

那紅帆木船，正是「鴨靈號」。我亦相信，她會無畏東西南北風，無畏風雲莫測，一如既往，處事不驚，在海天之間、在風和日麗的維港、在風高浪急的水域，繼續她的傳奇，那個屬於她的香港故事。

化干戈爲玉帛

如是我見 高秋福

恩德培解救人質行動結束，而鬥爭並未結束。

從國外開會歸來的阿明，得悉後來被烏干達人所稱的「恩德培之劫」，簡直怒不可遏，斥之為「赤裸裸的侵略行動」。我多次聽烏干達友人說，這位暴虐的軍人總統在其恩德培國家宮辦公室大爆粗口，怒罵以色列人「是可恥的侵略者，不是人」，表示「一定要懲處他們」。他一邊叫嚷，一邊拔出隨身佩掛的手槍，朝天花板一陣怒射。此說流傳甚廣，後來證實並非虛言。一九七九年初，阿明政權垮台前夕，這位深感危命難保的軍事強人召見中國駐烏干達大使館臨時代辦，懇請中國相助一臂之力。我有幸陪同代辦前往恩德培國家宮，看到會見廳的四壁彈痕纍纍。禮賓官私下悄然告訴我，那就是總統先生幾年前怒斥猶太人留下的見證。

逞盡口舌之快以後，阿明得悉有個猶太人質因病滯留在首都的穆拉戈醫院，當即下令「將她幹掉」。這個病人就是後來我在耶路撒冷結識的《話報》總編輯的母親多拉·布洛赫。

如何懲罰以色列呢？阿明苦思冥想，於是親自出馬，致電以色列總理拉賓，嚴詞譴責以色列的「武裝侵略行為」，要求償付烏干達為人質提供食宿的花費，支付烏干達傷亡人員的撫恤金，賠償烏干達建築遭破壞和飛機遭炸毀的全部損失。電報稱，如果一周內不回答，烏干達「將採取包括流血犧牲在內的一切行動進行報復」。電報發出後不見回應，據烏干達外交部人士建議把問題提到聯合國安理會。之後，在非洲統一組織的推動下，阿明只好指派外交部長朱馬·奧利斯·阿布達拉前往紐約。安理會開會，阿布達拉和非統組織的代表齊聲指控以色列嚴重侵犯烏干達的主權。以色列常駐聯合國代表赫爾佐格則反稱，烏干達直接介入劫機事件，支持國際恐怖活動，理應受到懲罰。眾多非洲和阿拉伯國家同情和支持烏干達，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則支持以色列。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則是各打五十大板，先說恩德培行動「嚴重破壞了一個聯合國成員國的主權」，隨後又說「國際社會現在需要共同對付國際恐怖主義所造成的安全威脅」。最後，事情在聯合國就這樣不了了之。

阿明政權垮台後，烏干達同以色列的關係一時未得改善。以色列倒是想以烏干達為突破口，實現重返非洲的夢想。但是，烏干達新政權領導人約韋里·穆塞韋尼是國際政壇上著名的激進人物，對以色列伸出的橄欖枝一時不予理會。執政十多年後，歷經磨難，他逐漸從激進的理想主義者轉變為圓通的務實主義者，內政與外交政策均有調整。以色列注意到這一點。而恰在此時，拉賓再次當政，佩雷斯出任外交部長，於一九九三年九月同巴勒斯坦解放組織領導人阿拉法特簽署具有歷史意義的和平協議，雙方聲言相互承認，結束敵對狀態。一九九四年七月，以色列同烏干達恢復中斷長達二十二年的外交關係。二〇一六年七月，在恩德培事件發生四十周年之際，內塔尼亞胡以以色列總理身份正式訪問烏干達，再次來到恩德培老航站樓，為其胞兄默哀致悼。二〇二〇年二月，內塔尼亞胡總理率領一個龐大代表團再次訪問烏干達，慶祝兩國恢復外交關係二十六周年。一般認為，以色列和烏干達出於各自的需要，都在努力恢復和發展兩國之間的友好合作關係。這就不禁令人想起關於國家關係的那句名言：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有的只是永恆的利益。

（「恩德培行動之始末」之七，標題為編者加，全文完）